

野叟曝言

第四十四回 仿八阵图黄昏遁甲 破两门法白昼鏖兵

素臣料是贼人放火，夜间不敢夺门而出，急发开侧首一层土壁，直撞出去。暗中觉被人用手臂一扛，素臣一手拉住那人臂膊，那人口中大喊“有贼也”，把素臣一臂拉住，才待上前厮并，素臣急问：“你这人声口狠熟。”那人说声：“奇怪。”就这话里，一人执烛，几个人各执棍棒，蜂拥进来。素臣与那人四目相视，大笑一声，放手不迭。不提防拥进来的数内一人缩手不及，一棍正照素臣顶上劈下，素臣随手一架，那棍折作两断，执棍之人虎口震破，叫声，“啊唷”，往外倒退。那执烛的急喊：“这是文相公，是一家人！”那些拥进来的齐喊一声道：“原来是间壁店里文老爷，小的们冒犯，该死。”

且道那人是谁？是一个路见不平拔刀相助、见义勇为、极有肝胆的人，又且与素臣总角之交，断金之友，姓匡名中，字无外。那执着烛的，是他第一个得用家人匡义。无外急问素臣破壁之故，素臣急问众人是谁人放火，众人道：“是那边烧火的泼了酒，引着了火，就透起屋来，烧掉了两间房子，救的人多，火已下去，多分就熄了。”素臣方才放心，忙答道：“小弟认是贼人放火，不敢夺门，发开一座上壁而逃，那知这壁是两家合着的，却跳入这边来。”无外道：“弟睡中朦胧被人声嘈杂惊醒，忽听墙壁直倒过来，连

忙披衣而起，正值一人如猛虎一般跳过，弟随手一格，再不料是素兄的臂膊。”素臣道：“弟也梦里不想着是吾兄，真是意外奇逢，五行有救了。且请问吾兄因何至此？”无外道：“弟自去岁出游，从姑苏、镇江抵南都，由江西至湖广，复由江西转浙江而归。姑苏的山水不消说了，镇江的金焦、北固，南都的鸡鸣、牛首、莲花、栖霞，江西的木小孤山、石钟、彭蠡，湖广的黄鹤、鹦鹉、岷首、湘江、衡山、洞庭，归舟则匡庐、铁树、滕阁、严陵、山阴、禹穴、西湖灵隐，俱游了一遍。因眼界不甚空阔，今年正月望后出门，从乍浦出海，走登莱、天津，直至辽东，海中及沿海的名胜也看了许多，方觉眼界一空。此番从辽东起旱进京，阅历关塞险厄，领略皇都壮丽。昨日贪赶路头，起更后才进这店，竟不知道吾兄下在隔壁。且问吾兄，因何到此？”素臣正待回答，只见解员卫士们俱从倒壁中过来，道：“文爷受惊了。闻说又遇着了乡亲，这里王伙计说是极有本事的，不知可与俺们同路？”素臣道：“这位匡爷与我至交，本事胜我，路却不同，是进京去的。”卫士等大喜道：“莫说胜过文爷，只要合文爷一般，便再不怕甚歹人了。既与文爷至交，好歹劝这匡爷多送几程方好。”素臣因把自己直言被祸之事略述一遍，无外拊掌道：“这才是吾儒本领，辽东之谪胜于乌台之擢多多矣，少刻沽酒，当为吾兄浮一大白。”

素臣道：“靳直恨弟入骨，两遣刺客，侥幸脱祸，前去危险异常，吾兄倘能助弟一臂，感且不朽。”无外沉吟道：“弟出外已久，归心如箭，明早即行，不能相送，奈何？”素臣惘然若失，卫士道：“匡爷有如此本领，还要路见不平，拔刀相助，怎自己的好朋友反忍袖手旁观？”无外道：

“文爷哄你哩，他便是天生神勇，我把什么比他？要我去何用，还垫不来刀头哩！”素臣道：“吾兄怎如此说，日京、成之那等武艺，还不及吾兄，只是不肯援手罢了。”无外冷笑道：“竟算是弟不肯援手罢了。亲者无失其为亲，故者无失其为故，素兄肯与弟痛饮聚阔否？”素臣笑道：“吾兄将以弟为何如人，弟岂有芥蒂乎？”无外大喜，叫匡义去沽酒，众人便讪讪的都散去了。素臣暗想：“无外不去，亦是正理，朋友不许友以死父母在之说，原是汉儒附会，我此去凶多吉少，不宜再累及朋友。”于是欢然畅饮，谈及性空之事，无外忙在素臣腰间拔出刀来，就灯下细看，赞不绝口道：“弟非烈士，性爱刀剑，不惜重价，多方购求，未有如此刀者。即现佩之赛白虹，亦当卧于地下，让此刀置身百尺楼上耳。古称龙泉、大阿，焉知非即此物？此由天赐，非人力可相授受。靳贼之胆已落，亡无日矣，当为吾兄满贺三爵。”素臣心爱宝刀，闻言大喜，接过无外之刀，比看了一会，说道：“赛白虹精液光芒不可逼视，久矣名重三吴，何至卧之于地？亦不过上下床之别耳。”说罢收刀，拿起巨觥，与无外对饮三杯，快乐无比。因想起寄书，向无外索取纸笔，无外沉吟道：“也罢，少不得要回家去。”因唤匡义收过杯盘，摆列文房。素臣除请安外，将出京后事情略写一二，惟嘱田氏孝事老姑，保重身孕。因有神龙见首之说在心，结末便安上数语，说是辽东荒绝，道路险峻，既结怨于朝廷，必甘心于裴度。窃惟神龙见首之义，思服灵蛇脱骨之丹，则委蜕人间，无争于世，放形天外，适遂其生，勿以道路传闻，信三言之市虎，倘欲室家完聚，待一日之潜龙云云。二人直讲至天明，然后分手。

素臣上马走不几里，只见两匹马在后，出着辔头，如飞而来。素臣按刀勒马而待。那马上两个大汉，有瘦小的背着黄包，带着眼纱，更不回头，一直跑过去了。又走了几里，背后铃声响处，跑下一二十匹高头骏马。素臣带转马头，见马上都是彪形大汉，有瘦小的却甚是精灵透脱，都穿着紧身扣袄，布搭束腰，腰间挂一把刀，悬一壶箭，手里挽一张弓，把素臣等一行人估量而过。走不多路，后面尘头起处，又跑下二三十个大汉，各带器械，有几个吹着海螺，合窝蜂的飞拥过去。解官卫士兵役人等一齐叫苦，道：“文爷，这光景不妙，如何是好？”素臣道：“我也知道，却是没法，且到前面再处。”众人怀着鬼胎，捱排行去，到了高林驿打尖，便要住下。素臣道：“日色正午，怎便歇得？再走下去。”众人只得再行，走出村子，见前面尘土蔽天，仔细看时，却是去的人马。素臣道：“那不是头里见过的几起吗？我们不走，他们也就不走哩！”众人愈加着慌，走了一二十里，只见对面一骑马飞抢过来，抢至近身，勒马而待。素臣看那人时，短小精悍，鼠目獐头，候素臣一行人过完，扬鞭而去。又走有一二十里，只见道西灰沙起处，有一簇人马在那里赶兔擒獐。又走三五里，到一高岗之上，望见道东平洼之处，树木之中，炊烟大起，直透入山岚中去。素臣指点与众人看过，催着趲路，要赶至东关驿住宿，众人都不肯，道：“人倦马乏，天色将夜，俺们心胆俱碎，前面店前中所不歇，再赶五十多里，前半夜又没月亮，黑暗里遇着歹人，死也不得明白哩！”素臣道：“就不得到，宁可在野路上宿，这中所是断宿不得的。我们把马慢慢行去，一到中所，便加鞭而走，任他店家苦拉，只是紧着鞭杆，大打将去，只要跑

得脱，就有性命了。”众人都不肯信，素臣道：“方才那些布置，都在中所结穴。我们出其不意抢了过去，他们就追来，已不能齐，亦且失其所恃了。我们若宿在中所，正如猛虎踏着窝弓，有个脱身的道理么？”众人方才省悟，依计慢行，一进中所，便有许多店家跑出街上，拦住马头，不放前进，嚷道：“日头没了，前去又没宿头，爷们还不下店！”卫士们提起鞭赶，倒转朴刀一顿狠打，才打开来。走不多路，一个店里跑出五七个大汉，齐把缰绳拉住，说道：“前边没店，歹人又多，爷们便打也不放过去。”卫士们一齐撸打，都被劈手夺住，把马平掀过来，素臣急把缰绳一提，在兵役手中抢过一条棍子，照着大汉手腕连打几棍，齐叫“阿唷”，放手不迭。卫士们加上几鞭，如飞赶出村来。素臣在后押着，跑不上二三十里路，道东早拥出一队人马，拦住去路。素臣把马一提，直冲上前，前面大声唢哨，箭羽乱发，望素臣头面直射将来。素臣拔出宝刀，一连几格，纷纷落地，随手发出铁弩，当先几个强人，叫声“阿呀”都撞下马。素臣踹入队里，刀斫弩发，又伤了五七个，其余一二十人被素臣一搅，赶得四分八落，乱滚而散。素臣招着卫士们，放开马蹄，如流星赶月一般，一口气就跑有三十馀里。

天已大黑，迷路难行，素臣指着道西黑暗去处，道：“我们往那里去。”拍马在前领路，行近一个大林，下马走入，席地而坐。卫士喘息稍定，说道：“俺们魂也没了，亏着文爷斗大的胆子，直钻入箭林里去，也没见文爷怎的，那些贼人便都撞落马来，瞧着这样爽利，就有整万人马也不够文爷半个时辰砍斫哩！”素臣道：“休说这托大的话，不能者千个嫌少，能者一个便多。且是出其不意，若心定了，便

是费手。如今且起些火来。待我摆布。”众人身边带有火种的，便四下抹些落叶败草，生起火来。素臣定了方向，向各方抓些泥土，在林内布起先天八卦，令众人俱在西方坎位上坐定，不许移动。走出林外，布起后天八卦。又在外一层按着青龙等六神布设六戊。在戊辰上领着生气直入后天乾金，接向先天坎水。把马都牵到落西系好，拨灭了火草，走到众人脊上，按刀而坐，说道：“少刻贼人必追下来，切勿惊慌嚷乱，任他逼近林外，只是安坐，不可出声。”停了一会，只听一片铃声，十几匹马跑将下来，马上都手执火把，照得林中雪亮，众人浑身发抖，接连又是一队，也有十几个人十几匹马，打着火亮飞跑而过，一连跑了三五起，又是一大队，约有百十馀匹马，摆着队伍，慢慢的过去了。众人心才略定，打了一会盹。忽然，过去的重复跑转，嘴里说：“敢是上了天了？东关驿又没个影儿。”须臾，两头人马往来驰骤，络绎不绝，众人重复吓起，屏着气，鼻子里也不敢通一线风儿。

半夜将过，东方月出，照得林子里玲珑剔透，哨探的越发多了，那拴在林里的马匹不住嘶鸣起来，众人愈急，把胆子几乎吓破。忽见一队人马，在林边道上勒住马，说道：“记得这里有座大林，怎昏鄧鄧的不见个影儿，莫不弄甚法儿躲在这林子里么？”众人面面相觑，酪子里只叫的苦。有的道：“恐怕还在上面。”原说的那人便道：“你看，道东不是瓦子墩么？这大林不是紧对着的？”只听得众人都发喊道：“不错，咱们快去报来。”一阵风的往北去了。众人心胆俱碎，急欲逃命。素臣喝道：“一步也动不得，出去便是送死！”众人便不敢动。只见一队一队的人马，齐齐整整陆

续而来，中间簇拥着一个金刚也似的大汉子，一手执着棕拂，一手提着戒刀，头带毡笠，足穿战靴，到林边细细看了一遍，笑道：“不过是障眼法儿，孩子们，大家动手！”后队里便拥出一彪人马，各出火器，一齐施放，都是些火龙、火凤、火鸦、火鸟、火炮、火箭、火线、火球，望林子里纷纷滚滚直窜过来；其余各队俱挽起雕弓，一声呐喊，箭如飞蝗。唬得林子里押解员役卫士人等口中牙齿捉对厮打，浑身抖战，不摇自颤。那知素臣等正坐坎宫，火为水制，金反生水，箭岂能伤？火焉得害？俱向六神方位之外，纷纷滚滚。抛落满地，火焰熏天，连那些箭杆翎毛烧得咨嗟必剥，且是热闹好看，煞强似元宵灯火，除夕松明。众人挤舌惊诧，眼睁睁地看着素臣，疑鬼疑神，鹊突不定。气得那长大汉子暴跳如雷，呆看一会，唿哨一声，收兵疾走，霎时去尽，不留一个。众人大喜道：“文爷好法术也，明日放心前去，纵有千军万马，何足惧哉！”素臣笑道：“我那有法术？不过五行生克之理，静以制动，且在昏夜，侥幸成功。明日须要出头露面，脚踏实地而行，终不然真是鬼怪可以隐形而过的哩！明日正近着宝音寺，那寺里住持，有万夫不当之勇，其余徒子法孙都是杀人不眨眼的凶徒，合着京中差来的恶类，又凑着平沙荒漠无法无天的所在。不比前几日，行刺的人数不多，可以预备；更不比今日夜间，可以开生门，塞死户，遁甲藏形，侥幸万一。我们腹中饥饿，器械不全，又无盔甲，寡不敌众，死多生少，怎还说这般放心的话。”众人不听犹可，一听此言不觉三魂失二，七魄走六，含着舌头同声叫苦。素臣道：“你们不索喜欢，也不须苦楚，凭各人本事，听我调度，冲得过去便罢，若冲不过去，你们便各自逃

生。他所恨者只我一人，到那至急之时，只要撇下了我，我东你西，我南你北，贼人专来并我，你们便可脱身了。”卫士道：“俺们是脱身不得的，俺就跑脱，俺们的家小便都是死，不如死在这里，妻儿老小还有个好过的日子。”解官道：“俺们都是奉上差遣，跑不脱的，也是拼着一死的了。”卫士道：“凭着文爷本领，饶是利害，敢还跑得过去。俺们都放胆壮些，不要长他人志气，灭自己威风，俺这食斗里还有几块豆腐干子，一方腊肉，拿出来请文爷充一充饥，明日好与贼人厮拼。”一个兵卒道：“昨日小的还藏得一卷薄饼，一向吓昏了，没吃，也拿出来孝敬文爷。”解官道：“俺也有些路菜哩。”于是各人搜索出来，共有三方腊肉、三卷薄饼、二三十块腐干、十五六个盐蛋、一二十斤牛肉靶子、二三十斤炒面，都放在素臣面前，素臣拔出小刀，切碎搭配、并炒面分作十三份，道：“各人都饿，分不得彼此，一人吃一份可也。”

顷刻吃完，看那月亮已是中天，光都淡了，东方也渐渐发亮。素臣把各方上泥土收拾开去，解下马匹，就着林内林外咬些草根，一行人赶上大道，不一会到了东关驿。众人要打尖，素臣道：“宁可忍饿，休着他道儿，饮食内多分被贼人下了药，吃了便都是死数。”几句话把众人吓住了，拍马再走，走了几里，那马因饿得慌了，再走不上。素臣远远望见一堆柴草，说道：“好了，那不是救这些马的命的么！快赶到那里买去。”那马一似懂得说话，摇头摆尾直撵的往前去了。看看至近，素臣叫声“阿呀”，把马勒住。后面的马早跑过几匹，将草乱抢。素臣这马十分要吃，因素臣神力所勒，不能上前，两眼滴泪，哀鸣不已。素臣道：“畜生，我

岂不知你饿，但草已下毒，食之即死，何苦为嘴伤生？”卫士们见素臣勒马不许食草，也便紧勒缰绳，却不信有毒，问何以见得？素臣道：“我只认此处住有人家，故欲向买。今见四面荒原，杳无人迹，此草从何而来？其为贼人所留，毒我马匹可知。”众人方才慌了，死力将马打开。走不半里，那吃草之马已滚倒在地，不能活命了。卫士吐舌道：“文爷说饮食内下了毒，俺还不信，如今见出来，好不怕人。”众人检点，死了五匹马，两匹是驼行李的，三匹是骑马。素臣一行人，原是一员解官、一名跟役、四兵、四快、两个卫士，连素臣共一十三人，当即挑去三名老弱，令其分带行李，在后慢行，俟素臣等冲过，再行赶上。其馀九人捏着一把冷汗，跟着素臣前进。

约莫走了二十馀里，只见尘头起处，一彪军马摆开，截住去路，大叫：“文白，快快下马纳命！”素臣将九人分作三队，更不答话，先领一队冲入贼军，吩咐各人紧跟马尾，不许断续，只施展器械，不许四顾贼势。素臣当先，右手挥刀，左手发弩，所到之处无不披靡，刀过处人人落首，弩到处个个穿喉，从西而进，自东而出，如一条白练，霍霍地旋的人目不及瞬；刚到原处，又领着那一队三人，自北而进，从南而出，轰雷掣电的，搯得贼人队里雪乱，这一出来，又杀了一二十个贼人。看那戴毡笠的大汉，多半是和尙，剃下头来，光光的没根儿头发。素臣正待领着第二队人进去，只听得海螺吹响，轰天一声大炮，四面接着无数的连珠小炮，背后及两边侧肋里都有人马杀来，东首一座小土岗上，一簇人马扯起一面大旗，对面人马纷纷的往两边八字分开，中间拥出一队精兵，个个身长膀阔，马壮人强，簇拥着一个和

尚，一个道士。那和尚打扮就是那伏虎降龙的罗汉，那道士装束就是那拿妖捉怪的天师；那和尚身披大红锦襦袈裟，那道士身穿八卦九宫法服；那和尚光着一颗滚圆的肥头，那道士搭着几绺焦黄头发；那和尚右手执一根镔铁禅杖，左手明晃晃托一个紫金钵盂，那道士右手仗一把松纹古剑，左手红闪闪拿一个朱漆葫芦；那和尚口中喃喃不绝，那道士嘴里念念有词；那和尚钵盂内放出许多毒虫猛兽，那道士葫芦内冒出许多烈火寒沙。说时便迟，那时却快。齐向素臣等身上，张牙舞爪，鼓翅舒筋，趁着那沙威火焰，泼风也似的直蹿过来。众人魂不附体，走头无路。素臣大怒，挥退众人，各逃生命，猛喝一声，目光迸出，正气发越，神威赫然，虫兽烟沙一件不能近身，单把坐下之马吓得屁滚尿流，爬伏不起。素臣拔刀在手，横跃一丈，竖跃八尺，快疾如风，旋身如电，冷飕飕百道寒光，闪烁烁千条白练，就那寒沙烈火中，把那些毒虫猛兽搅得纷纷滚滚，如榆钱柳絮，墮落满地，却都是些柴心纸片剪扎而成的东西。素臣得势，直冲而入，当着的斩头沥血，带着的断体折股，杀得浑身血溅，遍体朱殷。和尚道士忙又作法，把手一指地下，便成火坑，焰腾腾的截住素臣之足。素臣大笑：“此宋子贤之故智也！”直奔入坑，却仍是平沙之地。和尚、道士没处使法，收过葫芦、钵盂，各仗手中兵器，飞扑而出，双战素臣。素臣无马，仰面迎敌，这两个释道，又是狠手，复有长枪大戟、冷箭暗弹从旁协助，只得虚掩一刀，假败下来。侧肋里一个和尚不知好歹，拍马直出，一面刺一枪来。素臣随手一拉，夺枪在手，和尚倒撞下马。素臣在他背上用脚一登，飞身上马，那和尚口吐鲜血，肋骨尽断，呜呼死了。

素臣转身，正凑着和尚、道士，三匹马，丁字头，敌个正住。战了一二十合，和尚、道士气力不加，刺斜而走。素臣不赶，正待冲出阵去，忽听炮声震天，梆子响处，千弩俱发，石弹齐飞。素臣舞刀遮隔，叮叮当当，迸得刀背刀刃火星爆发，急掣身望南，四下人势齐往南运，强弓硬弩，手发镖弹，如雨点般打来。素臣只得回身望东，落北俱是如此，远者枪挑，近者刀斫，虽也杀得十数个贼人，耐耐箭弹稠密，不能透出重围。素臣暗思：贼人号令全在小岗上那面大旗，我往西走，旗便西指；我往东走，旗便东招，岗侧树木丛杂，岗前土性不齐，必有陷坑，兼多埋伏；必得转至岗后，方能斩将夺旗。因把马勒住，定一定神，歇一歇力，四围贼人虽故围拢转来，却虚张声势，不敢十分逼近。素臣喘息稍定，出其不意，把马一紧，飞奔岗子半边，东北角上迎头的被枪尖挑死了几个，近身的被宝刀砍杀了好些。素臣使出浑身本事，遮拦架格，摇拨勾挑，滚滚风吹，白雪纷纷，雨打梨花，可怜箭如羽堕，弹似球抛，休想到得身上。阵势看看待破，那岗子上守旗贼人见事决裂，忙挥埋伏的弓弩手就近救援，这一阵狠射，把素臣又射退下去。四面的射手弹手亦如飞陆续而至，只听岗子上鼓声大震，那兴妖的和尚、作怪的道士，领着几十个剧贼，泼风般赶上，撒个栳栳圈儿，团团围住，拼命死战，口中大喊：“不杀文白不休！”四面贼人渐裹渐紧，有进无退，誓死不生。

素臣自辰至申，转战五时，勺水未沾，粒米未食，弩空枪折，马乏人疲，那里还支撑得住？暗暗叫苦，勉强挣扎，抖擞精神，指东击西，指南击北，横冲直撞，侧搅斜挑，杀得汗似油浇，气如火发，虽又杀伤了几个，贼人越攻越紧，

焉能得脱？岗子上的鼓越擂得震天的响，夹着那喊杀之声，真个天崩地塌。素臣见事危急，猛然用力提刀，没头没脑横七竖八的乱砍，杀得贼人心胆俱碎。无奈鼓声更紧，箭弹愈密，素臣身上已着了几枝弩箭、几个弹丸。正在万分危急，岗子上鼓声顿绝，外围忽解，大势纷纷散开，两条大汉恶狠狠的直杀而入。正是：

拿云手自空中落，破浪人从海外来。

总评

素臣不夺门而发壁，最是急智，独不料其邂逅无外也。飞来之峰，宵出之日，宁过于是？无外不从天外飞来，即向道中偶遇耳。是书全部无此等呆板出落之法。

无外从天外飞来，不特解员、卫士谓其必助素臣，即读者亦必为素臣加额。及卫士进言素臣力恳，而无外断然不肯援手，此种变头，岂复食烟火人梦想得到者？大奇，大奇！

无外不肯援手，而素臣绝无芥蒂，此方是第一等人胸襟学问。以“父母在不许以死”之言为汉儒附会，足刊千古之误。必如素臣，始可与读《戴记》。

无外赞不绝口，复为宝刀加一倍声色。必如此，始无后竭之病；且下文即需此奏功，合与磨练一番也。

无外如肯援手，何故辞绝？无外终不援手，作者何故忽扯入本文？是又驱人入疑阵也。迨众人俱讪讪而散，素臣复以为正理，则无外之终不援手，明矣。乃于素臣初恳时即下沉吟二字，于索纸笔作书时又下沉吟二字，曰“也罢”，曰“少不得要回”，则又将金针全度

与人。既布七里雾，复作指南车，读者着迷而作者快，读者谜豁而作者愈快。人知读奇书之快。而不知作奇书之快，聊以自娱悦，不堪持赠君，请为作者颂之。

陆续人马，有更不回头一直跑过者，有估量而过者，有飞拥过去者，有抢至近身扬鞭而去者，有赶兔拥獐者，有但见炊烟者，如生马长蛇不可擒捕，如五花八门不可呆看，真是奇观。

不宿中所最是上着，道东一队乃拦截脱逃之用，不谓反见头阵也。后文不食路草，皆见素臣心灵机敏。稍一呆钝，便无生理矣。吁，可畏哉！

遁甲本有其术，素臣是否得传，未易推测。但据落落写来，便若实有其理，实有其事，实奏其效者，岂非奇文！

林中众人吃吓，一层进一层，一步险一步，而大汉气得暴跳如雷，自必另有法制，乃忽收兵疾走，霎时去尽，不留一个，尤属神鬼于文者矣。

九子分作三队，似仿垓下之战，而已领第三队，即拥出精兵，平空截断。另换一副笔墨，并不是旧本新翻也。妙，妙！

妖法幻术，自古有之。总缘人心有邪，信之、畏之方能有害。番僧咒人立死，卫士信畏，故效傅奕；不信畏，故不效，此其验也。史载宋子贤于官兵捕捉时急作妖法，满地皆成火坑，烈焰难犯，主兵者云：“此地尚无火坑，必系幻术。”策马竟进，则皆复平地矣。不信不畏故其法立破，况素臣之心正无邪，如赤日中天者乎。然则素臣之遁甲，亦火坑之类，彼僧道等惟心有

邪，信之，畏之，故不能破耳。素臣云：“侥幸成功，明日须要出头露面，脚踏实地而行。”旨哉言乎，可以知遁甲之说矣。

或问素臣既信遁甲之幻术，身行其法，则心有邪矣，何以能破两门之法？曰素臣特知其术，而非信之也。祸且不测，行权以济，非邪心也。

孔子曰：要盟不信。孟子曰：嫂溺不援，是豺狼也。故释氏之无故乞食为无耻，而子胥之乞食于吴市、韩信之乞食于漂母者，非无耻也。

第四十五回 虎口行奸 麋虎恶于真虎 僧寮放火 生僧烧作熟僧

素臣急看，却是匡无外主仆二人奋勇杀入，心中这一喜，不觉精神顿长，气力尤加，拍马挥刀接应。这贼人等被素臣杀了一日，心胆俱裂，怎当得加上这一枝生力军，不繇不离披解散。又因岗侧埋伏俱出环斗，被无外乘虚直入，登坛斩将，碎鼓搥旗。旗鼓为行军耳目，耳目乍失，合军惊慌。素臣等三把宝刀如三条毒龙，飞腾夭矫，在贼人队中忽而自内搅出，忽而自外攻入，忽分忽合，忽东忽西，光若雪霜，势如风雨，把贼人一个栲栳圈儿杀得七穿八漏，七零八落，抱头鼠窜，不敢交锋。霎时间尸横旷野，血染平沙，十停狂贼只剩一二停，大半尚是伤弓之鸟，破网之鱼。匡义也有几分本事，杀得高兴，加鞭疾赶。素臣连忙喝住道：“穷寇莫追，且寻安宿处。”匡无外亦喝令弗追，匡义方勒住了马，三人慢慢寻路，不敢走向大路，只拣小路行去。

约走六七里路，天已昏黑，远望见火光，连辔行来，却是一个独家村，三四间土房，破窗里一片通红。三人下马，匡义上前叩门，里面人开出来，见有马匹，不肯招留。素臣再三求告，那人没法，才把马牵到后面柳树下系好，领三人进去，失声道：“阿呀！这位爷怎浑身都是血，好不怕人。爷们是怎么来，还是别处去的好，不要连累咱们淘气。”素臣看那人约有五十以外年纪，黄须曲背，甚是呆实，把厮杀

之事略说几句，坚求借宿。那人吐舌，不敢再言。素臣问他名姓，家中还有何人。那人道：“咱姓宋，还记得小时先生题一个甚么英字，只有一个儿子，一个媳妇，都不在家里。爷们既没处去，只好拿些高粱秫秸来，就在这地下睡觉。大米没有，小米还剩些，却不多，煮稀饭爷们吃罢。”说罢进去。

素臣扯过板凳，与无外坐定，问其前日决意分手，今日何又来援？无外道：“素兄未曾启齿，弟已心许，欲伴送到辽。后转一念：事欲其密，兵不厌诈，若明在一处，无从察看贼踪，路上便难照应，故决意辞兄。这夜追赶下来，打听贼人机械，好不担忧。中所这几家客店，都被宝音僧人埋下火雷、火车，讲定烧去一间草房，偿还十两银子。只待吾兄下店，定更以后，便要行事。亏吾兄躲脱此难。我急急赶将下来，总不见吾兄踪影，重复回到中所，叫店家做饭吃饱，喂好头口，趁着月色一路找寻，赶到这里，见吾兄正围在中间，被我直杀入岗来，把守旗贼秃、擂鼓强徒，一齐杀死，破了他的号令，抢下岗来，才得与吾兄相会。只是来迟了一步，累吾兄多费了气力。”素臣大喜道：“不迟，不迟，若再迟数刻，弟的性命便难保了，只看我这臂膊上、腿上便知。”因在身边取出道士的刀疮药来敷好。宋英已拿出粥来，却没小菜，只一碟子裹灰泥也似的盐屑。无外道：“可惜我食斗还有路菜，连铺盖都寄在店里。”素臣饥饿，拿起一碗粥，一呷便觉甘美异常，道：“芜亭麦饭，何异海错山珍，但嫌少耳，路菜尽可不必。”吃粥后，连衣带刀，放开身体，与无外两人在那草上睡得正是酣适。不料匡义睡中大喊大叫，把素臣、无外一齐惊醒，问其缘故，却是梦呓。无